

宁
列
論
圖
書
館

湖南省图书馆编印

一九七三年九月

列 宁 论 图 书 馆

一九〇五年

出版社和书庫、书店和閱覽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販卖所，这一切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都应当請示汇报。有組織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活水，注入这一切工作中，无一例外，以此消灭古老的、半奥勃洛摩夫式的、半商业性的俄国原則——作者写，讀者讀——的一切基础。

《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1905年11月13日，
《列宁全集》第10卷第26页

一九一三年

要使这些巨大的图书馆不仅对学者和教

授等开放，而且也对一般群众和市民开放。

《对于国民教育能够做些什么》1913年7月18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271页

……值得公共图书馆骄傲和引以为荣的，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珍本书，有多少16世纪的版本或10世纪的手稿，而在于**如何使图书在人民中间广泛地流传**，吸引了多少新读者，如何迅速地满足读者对图书的一切要求，有多少图书被读者带回家去，有多少儿童来阅读图书和利用图书馆……

《对于国民教育能够做些什么》1913年7月18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271页

每个分馆不仅使读者能在馆内阅读各种参考书和把图书借回家去，而且还是举办演讲晚会、召开群众会议、进行正当的文娱活动的场所。

《对于国民教育能够做些什么》1913年7月18

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272页

衡量教育工作是否安排得合理，要看有多少书被读者借回家去，对大多数居民提供了什么方便条件。

《对于国民教育能够做些什么》1913年7月18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272页

图书馆工作人员尽量给儿童各种方便，并给他们解答问题。

《对于国民教育能够做些什么》1913年7月18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273页

一九一七年

(1) 公共图书馆(前帝国图书馆)应当立即同彼得堡和各地的所有公共图书馆和国立图书馆交换书籍，同时也同国外的(芬兰、瑞典等国)图书馆交换书籍。

(2) 图书館与图书馆之間互寄书籍，应当由法律規定予以免費。

(3) 图书館閱覽室应当象文明国家为有钱人服务的私立的图书馆和閱覽室那样，

每天从早8点开放到晚11点，节日和星期日也不例外。

(4) 应当立即从国民教育部的各个局抽調必要數量的职员到公共图书馆去工作（由于軍事上需要男子，必須多利用妇女的劳动），因为在这些局里，十分之九的人所干的不仅是沒有益处而且是有害的工作。

《论彼得格勒公共图书馆的任务》1917年11月，《列宁全集》第26卷第310页

一九一九年

图书馆工作（当然包括“农村閱覽室”、各种閱覽室等等）最需要发动各省、各团体、

各閱覽室等等之間的競賽。

現在人民委員會要求寫報告，這種正確作法應該達到三個目的：

(1) 使蘇維埃政權和全體公民真實地全面地了解在做什麼事情；

(2) 吸引居民自己參加工作；

(3) 發動圖書館工作人員的競賽。

為此，必須立即制定能夠達到這些目的的報告表格。

.....

表格中一定要答復的項目應該包括：例如圖書館（或閱覽室等等）的地址，館長和管理人員的姓名及其住址，書報數量，開館時間等等（對於大型圖書館還要有其他項目）。

《給教育人民委員部》1919年2月，《列寧全集》第28卷第429——430頁

(1) 你是否能用確切材料證明你們圖書

館图书流通率的增长？（2）你們閱覽室的讀者有多少？（3）是否和其他图书馆、閱覽室交換书报？（4）是否編有图书总目录？（5）星期日是否开館？（6）晚間是否开館？（7）是否扩大新讀者，如妇女、儿童、非俄羅斯人等等？（8）是否滿足了讀者的諮詢？（9）有那些簡單切实的保管书报的方法？儲藏书报的方法？閱覽部和书庫是否有机械联系設備？（10）图书是否外借？（11）书籍外借手續是否簡化？（12）是否通过邮局寄书？以及諸如此类的問題。

《给教育人民委员部》1919年2月，《列寧全集》第28卷第430頁

苏維埃政权对工人和劳动农民的自修和深造給以全面的帮助（建立图书馆、成人学校、人民大学、講习所、电影院、艺术工作室

等等）。

《俄共（布）党纲草案》，《列宁全集》第29卷第89页

当我在人民委员会接触到另一个問題即图书問題时，我會說，人們經常埋怨我們的生产落后，书籍太少，不能出版足夠數量的书籍，这都是事实。我現在还說，这都是事实。的确，我們沒有燃料，工厂停工，紙張很少，因而我們不能得到书籍。这都是真的，但我們未能充分利用我們現有的书籍，这也是事实。……現在必須同殘余的破坏現象、混乱状态、可笑的本位主义的爭吵作斗争。这应当是我們的主要任务。我們应当把动员識字者来扫除文盲这一簡單而迫切的事情进行起来。我們应当利用現有的书籍，着手建立有組織的图书馆网来帮助人民利用我們現有的每一本书，应当建立一个有計劃的統一的組織，而不是建立許多

平行的組織。这件小事情反映出我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如果革命不解决這項任务，如果革命不走上建立真正有計劃的統一的組織的道路，来代替俄国的混乱状态和荒謬現象，那末这个革命仍然是資产阶级革命，因为走向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特点也就在这里；至于資产阶级，則只滿足于摧毁旧东西，給农民經濟以自由，而农民經濟，如在以往的一切革命中一样，是产生资本主义的。

《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5月
6日，《列寧全集》第29卷第301—302頁

一九二一年

在对校內或校外的图书馆和閱覽室分配報紙、小冊子、杂志和书籍方面，也是非常不能令人滿意的。因此，报章和书籍已为苏联公务人員这一人数不多的阶层所占有，而工人和

农民所得到的却非常少。必須彻底整頓這項工作。

《中央委员会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党员工作者的指示》，《列宁全集》第32卷第111页

……工农羣众追求知識的热情是巨大的，想受教育和建立图书馆的愿望是強烈的，这是真正的“人民的”愿望。但是我們还极不善于保持和巩固人民的这种愿望，极不善于正确地滿足这种愿望。在建立真正統一的图书馆网方面，还必須頑強地进行許許多的工作。

《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1921年2月7日，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17—118页

必須努力做到使报纸和书籍通常只免費分配給各图书馆和閱覽室，分配給正确地为全国，为全体工人、士兵和农民羣众服务的图书馆网和閱覽室网。那时人民就会干勁百倍地、迅速地、順利地获得文化、光明和知識。那时

教育事業就会一日千里地向前迈进。

《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1921年2月7日，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20—121页

为什么我們不能学会这种办法，爭取在一年內，甚至在目前貧困状况下，給5万个图书館和閱覽室各2份報紙，給人民一切必需的教科书和一切必需的世界文学、現代科学和現代技术的經典著作呢？

我們一定要学会这样做。

《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1921年2月7日，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22页

主要工作計劃什么时候訂好？这个計劃包括那些問題？象編写教科书，图书館网及其利用，……等这样一些問題，是否包括在內？

.....

在这方面有没有作出决定？采取哪些措施来有系統地監督执行情况？

請簡略答复。

《给教育人民委员部》1921年4月8日，《列宁全集》第35卷第480页

必須使您（和我們）絕對明确地知道，誰該受監禁（或者是中央出版物发行总署方面的人，或者是图书馆网方面的人；两个机构必居其一），如果每一种苏维埃图书出版后經過一个月（两星期？六星期？）而在每一所图书馆都还没有这种图书的話。关于这一点請給我簡要的答复。

《致李特肯斯同志的信》1921年5月17日，
《列宁文集》俄文版第20卷第312页，转引
自克鲁普斯卡娅著《列宁论图书馆工作》时
代出版社1957年版第39页

列宁在图书馆从事研究工作

恩·克鲁普斯卡娅

列宁在图书馆里度过很多时间。当他住在萨马拉的时候，他从图书馆借过许多书籍。他来到了彼得堡，就整天地坐在公共图书馆里，他从自由经济学社的图书馆和其他许多图书馆都借过书籍。甚至在坐牢的时候，他姐姐还从图书馆里给他借书看。他从这些书籍里作了许多的摘录。在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里记载着：列宁为了写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曾利用了583种书。“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曾引证了这些书籍。列宁自己能够把这些书全部买到吗？其中许多是不出售的，例如对于列宁特别有价值的地方统计汇编就是买不到的。而且，那时列宁是一个学生，住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自己花费很少。他不可能花这么多的钱（不下1,000卢布）来买这些书，他没有时间到各个书铺去寻找这些书，他也许没有时间去阅读这些书，如果没有图书馆的图书目录，他也许还不知道其中的许多书。最后，当时他也没有地方存放这些书。由于读了这些书，他就不仅能够写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样一部重要的巨著，同时还能很好地研究当时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如果不是这样，他也许不能成为人所共知的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是1899年出版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到国外以后，更加努力来利用图书

馆了。他懂得数种外国文字，读了很多外文书籍。他从来也不能购买这些书籍，因为在侨居期间，每一个戈比都得计算着使用，要节省电车费、要节省饭钱等等。如果伊里奇不读那些书，不读那些外文报纸和杂志，他就不能进行他所做的工作，就不能掌握那些把他充分武装了起来的知识。

假若读一下他的“家书集”，就会知道他对于图书馆多么重视。

1895年他第一次到国外；获得了许多新的印象，他在柏林住了几周，对工人的生活进行了观察，同时在柏林皇家图书馆进行研究工作。在1895年他被捕入狱，三周以后就作利用图书馆书籍的安排。他不仅利用监狱里的图书馆的书籍，而且还关心在坐牢以后能利用外面的图书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捕后三个星期就往外写信道：“被关起来的人可以从事文字工作，这件事虽然我以前就知道（甚至被关在监狱里的人都可以作这种工作），可是我还是故意地问了一下检察官。检察官正式告诉我，对于拿进去的书的数量不加限制。而且，还准许把书籍还回去；这样一来就可以利用图书馆了。这就是说，在这一方面情况还是好的。

其他的困难倒是很大的——这就是书籍的取得问题。我需要的书籍很多，——我在下面开附一张书单，这些书都是我现在想用的——因此弄到这些书是相当费事的。我不知道这些书能不能全都弄到。自由经济学社的图书馆是完全可以指望的（我已经从这个图书馆借过书，并且缴过十六个卢布的押金）。这个图书馆可以凭押金把书借到馆外，期限是二个月。不过这个图书馆的书不全。如果能够利用财政部的大学和学术委员会的图书馆（通过一个作家或一个教授），那么

书籍的取得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最后的也是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书籍的递送问题。这已经不是送一些书的问题了，而是要在一个长时间内定期地从图书馆借到书，并且把书送来（我想半个月送一回就够了。要是一次能多送来一些，也许一个月送一回就够了。）还要取回去。这件事我也不知道怎样办才好。也许可以这样：找一个我能给他一些钱的看门的人、或者扫院子的人、或者信差，或者小孩子，叫他取送书籍。根据工作的条件，也根据图书馆出借书籍的条件，书籍的交换自然要求手续正确和按期归还，所以这事必须好好地组织一下。

‘说来容易……’，我觉得这个计划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我的‘计划’也许是一个幻想……”

安娜·伊里尼什娜担负了从图书馆借书并把书送给在监狱中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个工作。

列宁在流放途中，从1897年的3月4日到4月30日停留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在这一段时间内，他常到一个叫做尤金的图书馆去。列宁在3月10月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写信给他的母亲道：

“……昨天我终于找到了本地著名的尤金图书馆，尤金很亲切地招待我，并让我参观了他的各藏书室。他允许我在他的图书馆里阅读，我认为我是成功了。（但有两个困难：第一，他的图书馆在城外，不过离城并不很远，只有二俄里光景，所以这倒可以使我作作愉快的散步；第二，他的图书馆还没有完全安排好，我恐怕常去借书，会使主人感到太麻烦）。看看将来的情形再说吧。我相信就连第二个困难也是会解决的。我还远未完全熟悉他的这个图书馆，但无论如何

这是一个令人注目的藏书处所。例如：这里藏有从18世纪末叶直到现在的各种（最重要的）杂志的全份。我希望能利用这些杂志来作参考资料，他们对我的工作是十分需要的……”

他在3月15日的信中也曾谈到这个图书馆：

“……我每天到图书馆去，由于它离城有两俄里，所以我每次不得不走五俄里路——大约要走一小时。这种散步使我很满意，虽然它时常使我困倦，但我总是愉快地走这段路，这个图书馆里所藏的有关我研究的问题的书籍，较之按它的规模所推想出来的数目要少得多；不过它仍然藏有一些对我有用的书，并且我因为在这里不至把时光完全虚度过去，而感到很高兴。我也常到市立图书馆去，在那里能够看看杂志和报纸。这些期刊总在出版后的11天才到达这里，我总不惯于看这样晚的‘新闻’。……”

列宁被流放到寿山村以后，虽然信件和报纸需要13天才能到达那里，但是他在西伯利亚的这个遥远的角落里仍然设法利用莫斯科的图书馆。

1897年5月25日他从寿山村给他在莫斯科的妹妹安娜·伊里尼什娜·叶利查洛娃写信说道：

“……我总想利用莫斯科的图书馆，关于这件事你能有什么办法吗？也就是说，你能和哪一个公立图书馆建立关系吗？问题是这样，如果能以2个月为期象在圣彼得堡自由经济学社的图书馆里那样借到书籍的话，那么用邮包寄书就可能不算贵了（一磅用16个戈比，挂号费7戈比）（寄4磅用64戈比），再说化一些邮寄费而能得到许多书比起化许多钱只买到少量的书来，对于我是有更多的好处的。我想这个办法对于我是方便得多的。问题只在于能不能按这样的期限

(自然要有押金)从一个好的图书馆里借到书，譬如从大学图书馆(我想这件事由米佳通过一个学法律的学生，或者直接找政治经济学教授，说明他自己想在这个专业方面从事研究，并且想从基本图书馆借到书籍，就容易做到了，只是目前此事得延迟到秋季再办)或者从莫斯科法律学会图书馆(应该到那里去打听一下，索取图书馆目录，了解新会员入会的条件等等)，或者从其他图书馆借到书籍。大概在莫斯科总有几个好的图书馆。私立图书馆也可以打听一下。要是你们之中还有谁留在莫斯科，就请你把这件事分头打听一下。

你如果到外国去，请通知我，我将详细告诉你应该从那里寄些什么书来。请你把旧书商的(图书馆、书店)的各种目录多寄给我一些。你的弗·乌。”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897年7月19日给他的母亲和玛利娅·伊里尼什娜写信，回答玛利娅建议为他作摘录一事，他写道：“……我不知道是否还需要摘录。我希望到秋天能够跟莫斯科或圣彼得堡的任何一个图书馆建立联系。”

1897年冬，伊里奇写信给他的亲属，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已经做成了一些事，但是他还在寻求进一步的机会。

“玛尼莎：

我接到你的12月2日(14日)的明信片和西蒙诺夫的书籍两册，谢谢。我当马上寄还，不会迟过一个星期(在星期3，24日〔1月5日〕付邮，但恐邮差不到我们这里来)。

在头两卷中，我看没有什么有意味的东西。当然，这种事情在借阅不熟悉的书籍的时候是免不了的，——我早就预料